

四季

春天的风

□王艳丽(宁夏隆德)

春天是春姑娘的注脚,是萌芽的大放光明,是春风驾着五彩祥云姗姗而来。春天的风有时狂妄自大,一路呼啸而来,带着沙尘,裹着沙粒,所到之处,一片狼藉,尘土飞扬;春天的风有时缠绵绵绵,如蝉翼般从遥远的天际飘飘而来,仿佛被揉成了碎金,洒落在春光里。

可是,春风易变,且变化无常,让人难以捉摸。它总是变着法儿,变着味儿戏弄大自然。它高兴时,轻吻柳树、吹皱水面。它闹脾气时,吹胡子瞪眼,怪吓人。春天的风是无形的、无章法、无规律的。人们始终琢磨不透,为啥它古里古怪千变万化。但对它总是心怀敬畏和感激。因此也就不在乎它的咄咄逼人,而是看好它的风情万种。

清晨,打开窗户,一股清香扑面而来,淡淡的,是风掬一捧花草的混合香料,我怎舍得拒它于千里之外!我满心欢喜,像迎接远道而来的亲人一样。把香气捧在手心,满手的香气萦绕着,一不小心,顺指尖滑落,地上溢满春风,裹挟着花草味。满地的风儿跳跃着,就像鲤鱼跳龙门。我闭上双眼,静静地享受着柔风拂过双脚、双腿,遍及全身。

我欲乘风归去,入风随俗,我仿佛成了“风”的虔诚信徒。我站在风口下举目望去,东方的光一点点亮起,风毫不畏惧地托起初升的太阳,往上再往高,最终,风竭尽全力将火红的太阳送上苍穹。年轻的风和初升的太阳成为朋友,立下誓言:永不分离,生死相依。

春风把自己定格在柳树上,柳絮纷纷扬扬飞满天;春风把自己编在花丛中,一朵朵鲜花次第开放;春风把自己种植在深蓝色的大海里,海上波浪翻卷,鸥鸟盘旋。春风又把自己粘贴在一块块平整整、油油亮亮的秧田里,春风便是长满绒毛的绿毯子,是集许多翠禽的羽毛织成的百鸟衣。春风扬声而起,飞向蓝天。我绞尽脑汁地想象着,春风究竟想把春天涂抹成啥样,大概是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吧!看来春风是一点一点把春天化开。春天从各个角落缓缓升起,带着满腔热情,遍布天涯海角。春天从头到脚都是新的,欣欣然如张开的笑脸。

我仰望春天,总觉得春天变化无常。清晨,天上地下一片祥和,微风潇洒地漫天过海,太阳冒着白花花的银光,掌管天庭,威风凛凛。风的腰身逐渐变长变粗,横行霸道,耳边北风呼啦啦吹个不停。果树抖得厉害。我艰难地逆风而行,灼灼的太阳把天空的云照得一片金黄,一团团炼金的云从东南方向飞涌而出,顷刻间被大风驱散瓦解。一块块散发着宝石色的蓝天被化开。温度飙升,地气上升,风停了,一天里最温暖的时光,没有风的掺和、云的遮挡。

傍晚,乌云遮住天空,一片漆黑。山雨欲来风满楼,乌云阴森森压过来,雨点齐刷刷利箭般地射下来。终究是风把雨招来了,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。我急忙关好窗户,听雷声、风声、雨声。一阵急过一阵。暴雨就是这样,来得猛烈,去得也快。雨过天晴,风悄悄地躲在树下,一动不动。

春风有时寒冷,有时温暖。有时温柔,有时狂躁。春风总是变化多端。若是遇上阳光明媚的日子,春风像一把剪刀,裁出山川一片新绿;更像一位高明的画师,绘出大地万紫千红。春风是春天的根,春天的根浑身长满根须,千头万绪。我与春风有个约定,待到山花烂漫时,我们一起去踏春,一起去品春。



春色。摄影 简妮

时光

双龙山祭扫记

□张兴祥(宁夏银川)

典型的北地春季风沙天,风尘仆仆地赶回老家竟就用去了小半天。

一如既往,二姐早早守候在灶间,锅里翻腾着蒿子面。我和妻子着急忙慌扒拉了一碗,洗把脸,直奔陵园。途中妻子有些质疑我的路线,我目视前方,回了一句:放心好了,二老在哪儿,我还能找不见?

两位兄长前些日子前来祭扫时供奉的鲜花仍在,妻把花束归置整齐,在旁边的碟子上码放了苹果、橘子、香蕉、鲜花饼——都是爹娘生前爱吃的。

看妻小心翼翼地沿祭品外围撒了酒,我想到的是李贺的那句“酒不到刘伶坟上土”。不过,先父应该不会有太多这方面的遗憾。他生前好酒,却从不滥饮。妻还曾专门买来一瓶茅台送给父亲。父亲每每早洗漱后,空腹喝上两杯,满脸欣慰。

有几次,我下班后父亲招呼我和他一起喝。我扬着手中的“绿棒子”,以啤酒欣然相陪。二老都怨我“太抠”,劝我也喝些白的。妻在一旁为我解围:“只要你们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的,他喝啥都是高兴的。我们享福的日子长着呢。”母亲犹不以为然,嗔怪父亲“不识高低不自觉”,甚至还抢去酒瓶不让再喝,说“啥喝了还不就是那么个”。我和妻哈哈大笑。

岁序流转如梦幻,转眼就是二十年。此刻,我们只能跪立在父母的墓碑前,看着敬献给父亲的那一支香烟一点点燃尽……

祭扫完后,山风不歇,仿若呜咽。曾经,父母是我生命里遮风挡雨的港湾,如今,却只能在这一方墓碑下长眠。人生就像这无常的沙尘,看似漫长,却又转瞬即逝。只愿天堂没有疾苦,父母得以安息,而我们对他们的思念也将在岁月中永恒。

微生活

替儿子相亲

□欧阳凝芳(浙江余姚)

周日清晨,我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。电话那头,是相亲网的一位父亲——果先生,为女儿相亲特意来电沟通。他的这份急切与勇气,让我不禁心生佩服。

其实,儿子工作后,我也动过替他相亲的念头,还着急地在相亲网登记了资料。可儿子一心扑在事业上,反复叮嘱我近两年别干涉他感情生活,我只好搁置此事。今日接到这意外电话,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与果先生交流起来。

添加了对方面微信后,我们迅速开启了“家庭情况交换”,果先生介绍道:“我女儿是教师,土生土长的本地人。我们两口子都是普通工人,身体硬朗,有社保、有住房,就这一个女儿。”我也忙回应道:“我儿子在金融机构工作,有房有车。我和孩子父亲都从商,儿子也是独子,扎根本地多年了。”

我们隔着手机屏幕相谈甚欢,从工作、生活习惯等问题,都达成了共识。果先生坦诚表示:“相亲找条件太优越的,对方易嫌弃我们经济不足或挑剔长相。我们觉得条件相当就行,关键是看眼缘,思维方式得合拍。女儿不着急结婚,但我们要给操心起来。”我深以为然,称赞他是位三观正的父亲。

整个沟通过程都十分顺畅。后来,果先生好奇询问我们是否每年回祖籍湖南,我解释父母已离世,很少回去。他随即聊起自家情况:“我们家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都健在,逢年过节一大家子聚在一起,很是热闹。”听他这么说,我预感到一丝隐忧,顿了顿,还是问道:“我们在本地亲戚少,以后打算回老家养老,不跟孩子住,你们能接受吗?”手机对话框突然停顿。十分钟后,果先生带着遗憾回复:“成家后会涉及多次长途探望,我们对此介意,抱歉!”看到这个消息,我顿时愣了愣,如今交通便利,这应该不是问题啊!我百思不得其解,原本愉快的心情,泛起一丝失落感,这场相亲,就此画上了句号。

如今的相亲,早已不是简单地将双方条件罗列匹配,其中蕴含着各自家庭对生活习惯、相处模式、未来规划等多方面的审慎考量。果先生家注重家庭团聚的便利性,这完全可以理解,毕竟家中老人都健在,浓厚的家庭氛围是他们珍视的,而我家祖籍异地,本地亲戚本就不多,又有落叶归根的想法,这本是一个简单的规划,却在这场相亲中,成为横亘在两个家庭之间的阻碍。

事后,我把这场意外的相亲经历告诉了儿子。他安慰我说,各花入各眼,相亲失败很正常,他又再次叮嘱我别瞎操心。我不禁思忖,父母替孩子相亲,是当今屡见不鲜的事,我们做父母的要如何把握尺度?站在孩子的角度,他们都渴望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寻觅生命中的另一半。假如父母过度焦虑、插手太多,反倒会耽误孩子终身大事,不妨放慢脚步,多些理解包容,让孩子们的爱情自然生长。

这般思量后,我的心情豁然开朗,抬眼望向窗外,山茶花正肆意绽放。既然春天已至,不如出门踏春去吧……